



將將紀卷之七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帝紀

唐太宗 上

太宗文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  
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  
館年四歲有書生詣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

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

所在因採其義名曰世民帝天之命雖主民心曆數之歸寔有天授

此陵母所以知興而韓信之多多益善亦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孩提中天日之表已隱隱

見頭角矣何待塵埃物色跳梁者真妄作矣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

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之測也大業末煬帝於

鴈門為突厥所圍世民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

雲定興將發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

始畢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故也我張吾

軍容令數千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

謂救兵大集望塵遁矣不然彼眾我寡悉軍來

戰勢將不支定興從之兵之所加若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明於虛實

而奇正之變乃不可勝用矣鴈門之圍虜眾我寡救之則力不支祇長賊氣緩之則守將不固

乘輿可危而太宗於結髮時乃即有沉遠之慮進計定興俾之張我軍聲駭彼賊氣先聲後實

假弱為彊而虜竟畏威遁矣此豈有傳授師次須學古兵法哉蓋運用之妙在於一心也師次

于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矣即

解圍去及高祖守太原世民時年十八有高陽

賊帥魏刁兒自號歷山飛來攻太原高祖擊之

深入于賊陣世民以輕騎突圍入所向皆靡拔

高祖於萬眾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世民復

奮擊大破之三代而下建事者豈特有匡世之才而又必有陷眾摧堅之勇刁兒

勁賊高祖已陷入陣中矣於其時即有如林智士何所籌所可急藉手為排難計者獨有一勇

耳太宗年甫十八耳乃能以輕騎突入賊陣拔高祖於萬眾之中而還偉矣此昔賢所以謂為

千古英雄之將時隋祚已終世民潛圖義舉折節下士

推財結客右勳衛長孫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

皆避遼東之役亡命于晉陽與世民交善晉陽

宮監裴寂與晉陽令劉文静同宿見邏堞傳烽

款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静笑曰

時事可知矣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哉文静見

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也豁達類漢高

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

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省之文静曰天下

大亂非高祖之才莫能定世民曰安知無其人

顧世不識耳我来相省非兒女子情欲與君議

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

密圍逼東郡群盜所在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

起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熟知其豪傑一旦收召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說高祖舉兵遣劉文靜使於突厥令率兵相應語在高祖紀中世民帥師首徇下西河郡時軍士新集成未習練世民與之同士苦遇敵以身先之進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孺拒守攻拔之執

德孺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此等佞人耳遂斬之

自餘不戮一人各慰撫使復業

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雖以征

誅圖大者計必首此西河之下蓋義旗初指人心觀望之秋也世民乃能獨斬佞臣餘無所問各慰撫復業焉此遠邇所以歸心也高祖以往

返僅九日嘉其兵鋒之銳而不知獎其處置之宜也遠近聞之大悅拜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皆

隸焉封燉煌郡公大軍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兵會義兩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守大原圖後舉世民曰本

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  
小敵輒爾卻回一旦衆情離沮大原一隅之地  
何以自全高祖悟乃止八月己卯雨亦霽高祖  
引兵趣霍邑世民恐老生不出乃將數騎直抵  
其城下挑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果  
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  
世民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  
祖軍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世民自南  
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軍引兵奮擊之賊

衆大敗各捨仗走老生墮墜劉弘基就斬之遂

平霍邑

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右軍先合者正也旋却而變為奇太宗自南原馳斷其後

奇也巳合戰收捷復為正李靖所謂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哉此所謂因敗為功也然非太

宗之應機能立奮亦真成敗局矣進下臨汾及惡觀其奇此兵所以無常勢也

絳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鎮河東津梁斷絕世

民統王長諧劉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

牙郎將桑顯和率衆數千夜襲長諧軍義師不

利世民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衆驚潰義軍

復振乘勝進屯渭北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

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携幼滿於麾下世  
 民收納英俊及諸豪猾遠近聞者咸自託焉師  
 次涇陽勝兵九萬復破胡賊劉鷄子并其衆留  
 殷開山劉弘基屯長安故城世民自趣司竹賊  
 帥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會頓于阿城獲  
 兵十三萬長安父老齋牛酒詣旌門者接踵皆  
 勞遣之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英俊固帝王所急  
收豪猾亦紛亂所  
 必用世民進屯渭北於三輔吏民之詣軍自效  
 者一切撫納之當情緯武經文終成大業蓋所  
 藉以資助勸者有具矣至父老齋牛酒詣獻  
 者又皆勞遣之無所受軍令肅然毫無所犯亦

幾可稱時兩之師矣隰城令房玄齡謁於軍門一見如舊

識署為記室叅軍以為謀主與王之混跡則冗散之

常員賢者既處乎下則知不肖者之必在上矣

世亂何多才則知時平之特不顯矣非無人也

玄齡李靖並佐命之元勳也為一時文武冠而

一則為隰城令落落下僚一則為馬邑丞擯於

散秩而裴矩宇文化及輩乃據尊踐嚴秉國之

鈞焉天下幾何而不亂亡也哉故使英豪起事

者有資而社稷倚毗者無賴故知大軍既定長  
 安高祖輔政世民受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復  
 為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未下將旋師勅左  
 右曰賊見吾去必相追躡可設三伏待之俄而

隋將段達等率萬餘人自後奄至將度三王陵  
發伏擊之段達等大敗追奔至城下因於宜陽  
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徙封趙國公高祖  
受禪拜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  
雍州牧武德元年七月薛舉以勁卒三十萬謀  
取長安進攻涇州高祖命秦王率眾拒之會病  
戰不利薛舉謀士郝瑗言于舉曰今唐兵新破  
關中騷動宜乘勝執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疾卒  
子仁杲嗣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

即位眾心猜懼郝瑗復以哭舉死由是頓弱元  
之陟允執曆數在躬俊雄豪傑雷動雲合豈並  
非勘定之資終之大寶界於一人四分五裂以  
次屠翦蓋亦有天限之也假令薛舉不病乘勝  
執而長驅則關中必不守郝瑗不死則籌運有  
托仁杲雖不肖未遽亡予以此知天命之信有  
歸也不然何二人者之死乃適與事會耶漢臣  
所謂仗社稷之神靈允執社稷有靈庸子可王  
以集事而不執之生奸者亦無所售其計矣王  
病亦愈復率眾趨討之相持于高塘仁杲使其  
將宗羅睺將兵拒戰王堅壁不出諸將多欲戰  
者王諭之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  
有輕我心宜閉壘待之彼驕我奮而後可一戰



擒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  
仁杲衆甚盛數挑戰終不與戰賊糧盡其將牟  
君才梁胡即來降王謂諸將曰賊氣今敝矣吾  
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誘之賊  
將宗羅睺大喜併軍來拒玉幾不支王親御大  
軍奄自原北出羅睺望見之廻師相拒王率驍  
騎數十人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  
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死者不可勝計王率左  
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塢以乘之仁杲大懼

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  
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  
入賀因請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  
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  
不尅而竟下之何也王曰此以權道逼之使其  
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睺恃往年之勝無復養  
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  
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  
杲收而撫之急未可得志矣又其兵衆皆隴西

人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塹自虛我軍隨而逼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筭諸

君顧不見耶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又曰善

者並用兵之要以太宗之雄又齋高壙之憤雪

恥除兇謂當盡銳戰矣而方固壘與之相持必

未多而仁果復憑城足自固此宜休士養鋒乃

圖進取而乘勝之氣盡銳追之逼薄堅城竟降

仁果曾不崇朝此又奇矣古所稱始如處女敵

乎此非深見敵缺暢曉不及距者其是之謂諸將

曰此非凡眾所能及也獲賊精騎甚眾還令仁

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領之王與之遊獵

馳射無所間賊徒荷恩懾氣咸願効死時李密

初附于唐高祖令密騎傳迎王於幽州密見王

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悚私謂殷開山曰真英

主也不如此何以定亂乎李密亦蓋世之豪眼

王至一見歛心焉英雄天表固曼然與眾殊也

古稱有千人之英有萬人之傑才品信不同而

世無求才志者每每凱旋拜大尉陝東道

視之其不得國士也宜矣行臺尚書令鎮長春宮關東兵馬並受節度尋加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刁兒連結刁兒為竇建德所圍

金剛救之敗乃帥衆西奔武周武周聞其善用  
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中分家資以遺之金剛  
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  
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  
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高祖命裴寂討  
之寂至介休與宋金剛戰軍潰劉武周遂取并  
州金剛進逼絳州又陷龍門及澮州兵鋒甚銳  
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呂崇茂反於夏縣晉

澮二州相繼陷沒關中震駭乃手勅曰賊執如  
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王捧之  
愕異亟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  
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  
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  
悉發關中兵以益王王引兵自龍門乘冰渡河  
屯于栢壁與金剛相持高祖雖有帝王之度然非戡定之才武周寇逼  
遷生惟怯至欲避關中棄大河以東與之非太  
宗英明深見事局而雄畧又足以抗難將四分  
五裂救敗之不暇矣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  
天下豈遽為唐有哉

有倉廩人情惟擾聚入城堡歛無所得軍中之  
食王乃發教諭民民間王來莫不悅附至者日  
多然後漸收其糧以充軍食休兵秣馬令偏裨  
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執日衰王嘗  
自帥騎覘敵騎皆四散王獨與甲士登丘而寢  
俄而賊兵四合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  
寤乃白王遽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王以大  
羽箭射其驍將賊騎乃退永安王李孝基攻呂  
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尉

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  
王遣殷開山等邀之於良美川大破之頃之敬  
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于蒲坂王自將步騎  
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  
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  
王不許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皆在於此  
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捍蔽金剛軍無積蓄以  
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而  
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今

未可與戰也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將軍秦武  
通攻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宋金剛  
戰屢敗食盡北走王追及尋相于呂州大敗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  
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  
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  
俟兵糧畢集進未晚也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  
心離沮必乘此執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  
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愛身乎遂策

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  
俘斬數萬人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  
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  
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王遣李世  
勣程咬金秦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  
南諸軍戰小却王自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  
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王追之數十  
里至張灘堡浩州行軍總管懋伯通據堡自守  
王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王二日不

食矣獻濁酒脫粟飯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  
并州走突厥并汾悉復舊地情執兩字兵之機

戰必識執太宗蓋深於此者其破宗羅喉宋金剛先時則堅壁不戰以挫其銳既戰則絕塵而逼俾其一敗不復支此非深察敵情無資智勇  
者不能也後之待敵者何其異是乎旬朔不戰則見謂逗遛小小收捷即愉快滿臆此先時所以輕用其鋒而後事所以自失其會以來摧敗

吾見亦多矣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初王世充據洛陽所部降唐者相繼世充多方禁之不能止及是王率衆討之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

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

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

府騎兵右遊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

府部兵左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

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王將輕騎前覘敵猝

與世充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王

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

世充乃退王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

王免胄自言乃得入分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

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

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  
 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印連營以  
 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亦置陳當之世充  
 隔水謂王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內世充未嘗西  
 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王使應之曰四海咸仰  
 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  
 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  
 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  
 以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矣

王遣王君廓攻鞞鞞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  
 還於是黃河已南莫不響應州縣相繼來降王  
 選精銳千騎皆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  
 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自被玄甲  
 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兵無選鋒  
 之破走東湖也百金之士五萬所以養之者優  
 厚溢等此幾以一兵而兼常兵六人之食也李  
 牧信良將然非選士盈幕下惡所施其勇乎太  
 宗以盛眾攻東都而又必樹置玄甲士數千人  
 隸之驍將如秦封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  
 輩臨戰率之為前鋒此所向所以摧靡而往無  
 也迎必屈突通將兵行屯猝遇世充戰不利王帥

玄甲赴之世充敗走王移軍青城營未立世充  
帥眾二萬臨穀水拒之諸將皆懼王以精騎陳  
于北邛望之謂左右曰賊執窘矣悉眾而出徼  
倖一戰今破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兵五  
千渡水以擊之因誡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  
帥騎軍南下兵纔接王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  
通表裏賊眾殊死戰敗而復合者數焉自辰及  
午賊眾始退縱兵乘之俘斬八千人於是進營  
城下世充不敢復出

古稱將帥必起於卒伍縱橫捍闔數可坐籌至行陣

出沒劍矢交錯避趨縱奪非身在行間烏能識  
乎此孔子所以謂吾不如老農也太宗本天授  
之才加以結髮從軍練之有素故能望敵而知  
其疆弱捲旆而出其陣後使敵狼狽失其操持  
故曰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是以每舉  
輒勝其破宗羅睺宋金剛世充皆用此文武誠  
非二道然此豈談笑賦詩者可任哉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  
王遣諸將掘塹匝布長圍守之城守禦甚嚴  
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  
輪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

有雲梯之械非公輸之智不能攻有飛鷲

之技非墨翟之才不能守兵不堅利雖曰與無兵同然畢竟所以運用之者存乎其人也以太宗攻之王世充守之雖有一械之長以為莫之敵者謀何哉而世乃有挾一械之長以為莫之敵者



是真可 王率衆四面攻之晝夜不息城中欲翻  
突矣 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旬餘不能克將  
士疲敝思歸劉弘基請班師王曰東方已服洛  
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乃令軍  
中曰敢言班師者斬高祖亦憂役久密勅王使  
還王遣奏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高祖乃  
從之王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唐兵久圍  
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  
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兵  
十餘萬軍于城臯之東間遣使與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遺書王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  
好王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  
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忘之也宜據虎  
牢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  
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遠  
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粟  
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未有期也今宜分  
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

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  
二旬兩主就縛矣王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  
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  
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  
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王曰世充兵摧食盡上  
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  
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若冒險爭鋒吾取  
之甚易若孤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  
兵彊氣執百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

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執

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

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

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同饑渴之殃不勇則不能斷  
疑以發大計三者皆太宗所優為也故能採郭  
孝恪薛收書生之謀而闢蕭瑀屈突通等老成  
之見留兵以困洛陽而揀銳據險以阨建德旬  
朔未踰而兩偽主駢首幕下矣極奇之策莫大  
之功一戎衣而天下大通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  
定若太宗者真英主哉觀其變王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  
圍守東都王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  
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

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王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徐世勣程知節秦冪寶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槩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軍遇之以為斥堠也王乃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皆失色王曰汝弟前行吾與敬德

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每射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王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王乃逡巡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脩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

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  
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  
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竇建德逼於武  
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  
月丁巳秦王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  
又破之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  
北將龔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  
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  
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

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  
而進諸將皆懼王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  
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  
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  
自衰陳父卒饑執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  
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  
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唐  
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秦王遣王君廓  
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

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  
 出陳前以誇衆王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  
 德請往取之王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  
 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  
 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王使召河北馬待其  
 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  
 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  
 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  
 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王

曰可擊矣

善用兵者避朝銳擊惰歸又曰善動  
 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太宗雖有神武

之資至臨鋒必相敵情而為持久之計非  
 乘非克不鬪故有不戰而勝矣兵法所謂若  
 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其此之謂乎然日  
 不食彼此共之唐兵何以不疲須思其故

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王帥輕騎先進大軍繼  
 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群臣方朝謁唐騎  
 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  
 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  
 唐兵已至建德窘逼退依東陂竇軌引兵擊之  
 戰小不利王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

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  
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倒  
王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  
王帥史大柰程知節秦炆寶宇文歆等捲旆而  
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  
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十級建德中槩竄匿于牛  
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逐之建德墜馬  
讓拔槩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夏王也能富貴  
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王王讓之曰我

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  
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王即日散遣使  
歸鄉里封德彞甚慙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  
示世充世充議突圍走襄陽諸將曰所恃夏王  
耳今已為擒雖出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太子  
群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  
洛陽禁止侵掠王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  
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  
朱粲等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

王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王觀隋宮殿嘆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塲建德餘衆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辨亦以徐宋等三十州來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六月凱旋秦王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

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馬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用旌勲德十月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上增邑二萬戶通前二萬戶賜金輅一乘袞冕之服玉璧一雙黃金六千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于時海內漸平王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以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

夜分而罷

漢世祖投戈講學曹孟德亦臨戎不廢書蓋非從德性悟則必緣聞見入

也興亡理亂固具載於方策中也巨寇甫平四郊尚多壘而太宗已汲汲登延文學與之討論

經義至漏分乃輟何其見之遠乎武王自起兵

能勘亂文又太平有以哉有以哉

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

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後李道玄以深入被

殺王深悼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

入賊陳心慕之以至於此耳可念哉竇建德故

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洛州盡有建德故地徐

圓朗舉兵于兗州以應黑闥王軍至獲嘉黑闥

棄相洲王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上逼之李

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

鼓城大敗洛水人據城來降王遣王君廓守之

黑闥引兵還攻甚急王三引兵救之不能進王

恐君廓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守之王登城西南

高冢以旗招君廓突圍而出士信乘之而入黑

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

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

王復拔洛水與藝營于洛水之南黑闥數挑戰



王不應而命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  
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  
王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  
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洛水壓唐營而陳王自將  
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  
十合黑闥執不支遂先遁餘衆猶格鬪不已守  
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悉  
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為其下所執以降  
斬之馮益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王復將兵討

徐圓朗圓朗走死八年幽州總管李藝來朝九  
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王六月四日王  
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  
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冪寶段志玄屈突  
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高祖乃立王為皇  
太子軍國事並聽斷決以故宮臣魏徵為諫議  
大夫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皇  
帝位於東宮顯德殿遣司空魏國公裴寂柴告  
于南郊大赦尊高祖為太上皇罷沙汰僧道放

宮女三千人甲戌突厥頡利突利寇涇州乙亥  
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立妃長孫氏為  
皇后已卯突厥寇高陵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  
橋之上遣其酋帥執矢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  
勢帝命囚之而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上  
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頡  
利見軍容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請和詔許焉  
即日還宮乙酉又幸便橋與突利刑白馬設盟  
突厥引退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乃所以稱萬夫

則能逃不以為怯也太宗結髮從軍推陷廓清  
未嘗少挫其志而獨於即位之初不敢輕用其  
鋒至降心以綏二虜馬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太  
宗豈不知之乎定襄之捷喟然而嘆謂足雪吾  
渭橋之恥矣可九月丙戌頡利獻馬三千匹羊  
萬口帝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上面定  
勲臣爵邑陳牀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容  
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  
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玄齡杜汝晦專弄  
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義  
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

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  
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  
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  
濫與高勲同賞耳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南  
王尚無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原野  
與帷幄運籌譬如心膂勞逸似異功孰為  
多玄齡之佐唐無以異於蕭何之輔漢豈武弁  
所可得而方比乎然非太宗之身在行間備悉  
其款亦烏能以片言折其豪橫哉後世時平則  
委重於文事急則寄命於武俾悍將積  
愈熙平而逞兇變局蓋兩受其故矣嘗幸洛  
陽苑射猛獸群豕突出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

雄彘突及馬蹙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  
顧儉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儉對曰昔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  
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  
納之因為罷獵英雄起事者最難馭者豪宕之  
安技癢無用故於校獵際雄心霸氣輒露其鋒  
芒馬既斃四豕矣復及斷其豪者以示武一聞  
唐儉言頓斂馳駕為之罷獵從諫之易真若轉  
圓此所以與豪者異也其帝天下不亦宜乎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  
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

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  
 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  
 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  
 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乎汝之

此意非所以示廣於天下也昔叔孫昭子不賞私勞文帝之脩代

來功在封廷臣之後蓋皆示天下以公而不私也若秦府舊人必復其祿爵宿衛士必追還舊兵是太宗既已君臨天下而心膂之託猶然藩邸之舊役矣豈所以示廣於天下乎傳稱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于其時廷臣智慮胸襟信莫如太宗者玄齡元功尚墮此解餘子者又可知

矣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之名召見問以

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

知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

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群臣而分任以事

高拱穆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

為御史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擢為大

理丞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

自謂無以加矣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

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

予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

疾苦政事得失太宗生而神聖而又起自民間備詳情偽經嘗磨勘暢曉經綸

感良予一事不知因以悟一人智慮不足令五

品而上更值中書備顧問焉明目達聰好問好

察此所以民無隱情國無紕政而貞觀稱

極盛之治也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將將紀七卷終



